

岁

林

月

如

流

是

情



浪荡 伦

正宗正版



珠海出版社

——岁月流情——

浪荡巴比伦

林如是 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| CIP | 数据。

岁月流情/林如是 著

ISBN7-80607-329-9/ I · 178 ¥49.00 元

I. 岁…

II. 林…

III. 言情——小说——当代

IV. 1247.5

岁月流情——浪荡巴比伦

林如是 著

责任编辑：唯 唯

装帧设计：可 天

出版发行：珠海出版社

电 话：3354041 邮政编码：519015

印 刷：乐昌市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：35 字数：550 千字

版 次：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20,000 册

总 定 价：49.00 元（每册定价：9.80 元）

岁月流情

1

我的名字叫日向光。
因为我出生在光的季节……

公元前十八世纪，伟大的汉摩拉比王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建都以来，巴比伦——受神诅咒的这城市，就成了历史神秘瑰丽的不可思议。

伟大的王主宰这繁华的世界，想和天比高，建造了一座通天的塔——巴比伦通天塔；愤怒的神于是降罚于这些愚蠢的人类。

巴比伦，于是沉沦了；因神的愤怒而沉沦的城市……

是的，巴比伦，这个城市的名字。

黄昏的时候，当我从我住的半山腰上，骑着我黑色的风速九十，朝山下一路滑下时，这整座城市就在狂飚的速度中飘浮成一座巨大的幽浮；城中心那座朝天消削成尖塔的五十层高楼，展有大幅新闻幕的百货大厦，就像巴比伦那座通天的塔。

浪
荡
巴
比
伦



岁月流情

我的名字叫宋七月，又叫日向光，因为我出生在光的季节；而目前，我是一位不穿制服的补校生。

日向光，那是我给自己取的日文名字。

我喜欢猫，感觉也像猫。我养了两只蓝色眼睛的波斯猫；一只白色毛，一只灰色毛。不是玩具，它们是会吃的，一个月要吃掉我薪水的一半。

我工作的地方叫“大东”。就是那家专门出版少女和少男漫画的；我在那里当润稿编辑。

我总是穿白衬衫、“李维”牛仔裤，系一条咖啡色的皮带，骑着一辆黑色的风速九十，那就是我的STYLE。我不盲目追随流行的，一来没钱，再则我是个要命的自恋狂，我只执着于自己创造的风格。

我也没有崇拜的偶像，我只迷恋我自己。我有一头羡慕死人的头发，长度及腰，虽然不是顶乌黑透亮，但风吹来，绝对是飘飘逸散，浪漫得像天人。

不像那里头的人，一贯的日本风，挺没个人风格的。忘了说清楚，在我工作的地方，简直像个小型租界地，日本租界，我们是依赖这个世界生存的。

在那里，我算是老了，二十一岁半。大多数的群众都在二十岁上下左右。不过，还有比我更老的，就像坐在我旁座的那个编辑。

那个编辑，前后回锅了两次，屁股都还没坐热就“毕业”了。听说是有病，气质病——你知道的，就是

Q O O O O O

不是开玩笑的，那女的挺不开朗的，八字眉忧郁脸，虽然常常笑，但我看得出来，都不是挺由衷的，只是不忍辜负别人的笑脸。

除了小叶。我想，那是她唯一对这里头有好感——应该说有特别感觉的人。她说小叶的名字像秋天，属于诗人的季节。

不过，我倒没有特别讨厌的人。我是很随和的——别误会，我绝对不是没个性，我只是，只是……随和罢了！

思诗和我一样是不穿制服的补校生，同校同级同班；也是润稿编辑，不过不同组，我在“梦花”，她在

○
□
●

岁月流情

“英集”。

我们常骑着我的风速九十，驰旋于这个迷离的城市；不过，我们和一般流连于城市速食店、地下舞厅、KTV、电影院的混哥混妹是不一样的——我们有格调。

是的，格调。

我是不管别人怎么想的，我只是忠于自己怎么想。思诗常常说我霸，其实不是这样，我只是——只是执着于自己。

就像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编辑。

听说她也在写东西，软趴趴的文章之类什么的。我发现她常注意美工组那些小男生，眼光之怪异，我总以为她有恋童癖。后来她在描绘那些小男生时，我偷瞄了一眼——天啊！不是开玩笑的，我真怕哪天也被她写进那些软趴趴的故事里。不自在，就是那样。

阿诺说——他是我们那所变态学校里的变态老师，学体育教数学，数学公式背得比我还烂，一身肌肉是生锈的铜色，就像电影里酷死的阿诺。不过我们的阿诺是逊死了，一件特大号外加零码的衣服长裤，穿在他身上都像缩了水似地，土哩叭气。

总之，阿诺说，一个人想要在现代社会立足，一定要有一项专门的才能；因为人类是不平等的，这世界是靠残酷的阶级斗争发达的，只有爬上金字塔上层，

岁 月 流 情

才能免于被剥削践踏的命运。

怎么爬？我怀疑。

学历！学历还是很重要的！阿诺说。

大概吧！我战战兢兢地工作，但我很怀疑，他们会让一个混迹补校的人当主管吗？我没信心，思诗说她也没信心。不过，还是有可能的，亿万分之一的可能，那是忠诚度和忍耐毅力的问题。

有信仰总是好的，像我这样就挺糟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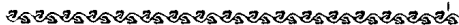
照阿诺的说法，当个编辑算是有某种“专门才能”的人，得了气质病，照样可以躲到深山僻壤拼命赚钱。但是我怀疑，她那种软趴趴的文字，成得了什么大器？

我们隔壁坐，所以我老是记得她蹙着眉的侧影，忧郁得完全没有成富成贵的福气相。总之，一个字——憋。

尤其“大东”地陞边疆，交通不便，鸟蛋不生，下车走路还有一段距离；惨了那编辑，破布似的身体，顶着大太阳走那一大段路，常常呜呼哀哉，去了半条命。

她“毕业”的时候，我不晓得她得了气质病，但那之前我总在猜，她大概是“快了”。不过我只奇怪，她为什么要说出来，瞒着不是更好！

不是开玩笑的，就那个女的，我实在不予置评。



浪
荡
巴
比
伦

在这里，日本的味道浓，上至社长下至小喽罗，不是乱讲，看起来就是很日本，活脱是扶桑渡海过来的。尤其我们那个社长，金边眼镜蓄小胡，由鬓角朝上直剃留一半的东洋流行偶像头，制式的表情，典型的东洋男子。

“大东”是典型的家族企业，从出版、印刷到发行，都由家族的大老层层把关。不是乱讲，第一次听见社长的母亲大人透过扩音器奔放出来的声音时——天啊，简直是震撼！破锣嗓加铁窝盖——我看见许多嘴巴掩隐的笑意。不过我想，有钱人的感觉还是不一样的。

我跟她都在努力存钱，不过存钱的目的模模糊糊

但是我已经二十一岁半了，算是老了，我没有多少青春可以挥霍。有时我会想找个人嫁掉算了，但是没有那么容易。

一辈子只爱一个人，不觉得很烦吗？纯情人是适合在这个城市生存的法则，爱情是惊世骇俗的笑话——所以，我选择不爱人。

浪
荡
巴
比
伦

我觉得我像无主的游魂，浪荡在这座迷离的城市——巴比伦。

岁月流情

2

我只是一个人惯了，
对这世界隔着距离……

浪
荡
巴
比
伦

“日向!”才停好我心爱的风速九十，思诗就匆匆忙忙从本公司的一楼大门跑向围墙这边的收发室。

收发室就在临马路的大门口，是员工进出的枢纽，各路好汉打卡的集散地，和出版编辑等部门的本楼有一小段距离。

位于巷子口一号的“大东”，印刷部门独立和行政部门分栋隔开，各有五层楼。

我没时间和思诗闲扯蛋，急忙跳进收发室，抢到卡插入打卡钟——八点三十六分。

“妈的!”我低咒了一声。这个月的全勤奖金又泡汤了。

“日向!”思诗又叫了一声。日向，只有她会这么叫我，就像只有我会叫她思诗一样。

“什么事?”我放回出勤卡，和她并肩走出收发室。

“对了，还有件事——”上了三楼我正要推开门，思诗拉住我说：“上礼拜你请假那天下午，头儿们开完

浪
荡
巴
比
伦

浪
荡
巴
比
伦

○ ○ ○

鬼才稀罕帶寵物到公司！上次我是不得已，才會帶太保到公司。哪知太保會跟菜頭的博美狗犯沖，兩個“人”爭鬥起來。太保討厭那只博美狗，小博美也看太保不順眼。連動物都會有狹隘的種族觀加歧視，怪不得雷婆那女人老是看我不爽！

她常挂在嘴边说她是×大毕业的，是社长特地从×社挖角过来的。看人是用斜视的，鼻子和下巴成了一道垂死的抛物线。

本来我对她是没有偏见，就像阿诺说的，这世界是不公平的。仅管她的“才华”、“学识”是父母用钱堆砌起来的，但人家是大学毕业生毕竟是事实；大多数人看结果，而不是看过程的，这一点，我一直很明白。

但她就是跟我有仇。自从雷婆这女人出现以后，我就失去了我的“平常心”，老是被她搅得心情一团糟，乌烟瘴气。

“七月……”才刚坐定，小主管就悄悄趋过来，一脸为难。

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我尽量赶就是了，但你别抱太大的指望。”我拿出纸笔和翻译稿，心平气和地看看

岁月流情

。 。 。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。 。 。

小主管。

“你都知道……”小主管笑得好抱歉，温温的。
“对不起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们的进度实在是落后太多了。”

我转头看看身旁空了的座位。自从那编辑“毕业”以后，这个位子就一直空着。

“这个位子到底要空到什么时候？”我问小主管。现在是四月头，隔壁的是三月中“毕业”掉的。

“我也不清楚。”她的声音细细小小，简直在考验我的听力，我只听到蚊子一样的声音说：“上面说已经在找人了，但结果怎么样我也不晓得。”

算了！本来我就不指望，还是认命罢了，赶进度要紧——

“宋七月，宋七月，内线……”又尖又高又利的女人嗓音，透过扩音器，像刺一样，猛戳着我的耳膜。

听见那声音，不禁就让我皱眉，那是雷婆独门的“魔音障”。只要她找我，准没好事。

“找我干嘛？”我抓起电话，皱着眉，极不耐烦。

“宋七月，”雷婆的“魔音障”透过电话，听起来更加让人不愉快。她阴森森的说：“你负责的那套‘追梦’系列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完成？我在杂志上连打了好几期的广告，读者频频询问，你叫我们杂志组的怎么办？”

浪
荡
巴
比
伦

~~~~~

浪  
蕩  
巴  
比  
伦

○  
○  
○

我想，雷婆心里挺瞧不起我的，就像我也不怎么把她放在眼里一样。她瞧不起我学历低，总以高人一等的姿态在我面前出现，翘翘的鼻子永远地呈着抛物线形态。老实说，雷婆是个挺漂亮的女人，就是气质差。

她本能地瞧不起我，加上我并不怎么将她放在眼里，就变本加厉的讨厌我。其实这只是一贯的态度；做人是相对的，我还没下贱到去讨好一个瞧不起我的人。

当然，对她我更不会像她掌握下那些可怜的夜校小绵羊一般，面对她们的主管流露着一种自惭而怯生生的谦卑。但其实我心里很明白，在许多现实条件上，我怎么比也比不上雷婆。现实社会讲现实问题，雷婆的学历高是不变的事实。

其实学历的本身并没有错，学历也并不就代表一切——没错！但付出代价的人却是我。

## 岁 月 流 情

。 。 。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。 。 。

不！我一点也不悲观！行行出状元，追求自我的实现才算是真正的成功——只是，我常常迷惘，我追求的“自我”到底是什么？梦想吗？

“喂！宋七月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！”雷婆几乎是用咆哮的。

“听到了！你那么大声做什么？”我塞住耳朵，把话筒拿远些。

“那你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凉拌！”我挂上电话，懒得和雷婆多说。

“雷婆又找你砸了？”思诗笑着问。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溜到我旁边的。

“没办法，我跟她就是不对盘！那女人，是没水准的！”

“你这么不买她的帐，当心她玩阴的损你！”

“她能对我怎么样？”我一点也不担心那个气质差没水准的女人。“她如果那么小心眼，早晚有天会得狭心症，那世界就太平了。”

“难说！搞不好先挂了的人是你。”思诗的表情很严肃，没有一点笑容。

“放心好了，我不会那么衰的。”

“日向，我们认识快三年了吧？说真的，有时我真不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！你常常让我觉得像谜一样。”思诗支着头看着我，柔柔的女人味从她的发梢和眉眼

浪  
荡  
巴  
比  
伦



## 岁 月 流 情

。 。 。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◆ 。 。 。

间渗出来。

思诗那神态，别说是男人，连我都有些心动。

“你怎么会这么想？”我学着她支着头。

“不知道，只是有这种感觉。”她耸耸肩。

“好了，该工作了，要不然我真的会被雷婆削死！”

我微微一笑，扭亮桌上的台灯。

浪  
荡  
巴  
比  
伦

。 。 。

